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東林雜俎

明談孺木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雜著
雜著
雜著
雜著
雜著

東林雜俎仁集目錄

逸典

金陵對泣錄

定策本末

定策不預內臣

御容儀注

歷數

勸進

監國儀注

紀元

史相國督師

項煜

亂階

常應俊

鄭元勳

勲臣跋扈

阮大鍼

郭維經

馮可宗

王肇基

陳堯言

從龍內臣

黃澍

慈鑒

劉總憲宗周

北使事宜

朱統鑾

周鑾

周鍾

異議

谷國珍

王鐸

李沾

欺案

名叱豕宰

張捷

劉澤清娶同姓

趙體元

中書一品林超

劉孔和戲言取禍

武英殿

寓書史可法

六伎

避諱

缺

修史

御寶

選宮

大內石刻

徐洪基

王世忠

民謠

王氏奪封

東宮

童氏

師報

高傑

皇陵鬼撲

袁定

戶圖

朝班遺詩

蜚書

唐世濟

楊文驄

周延儒馬士英作聯

路振飛

屠象美

方國安

追薦疏

江寧謠

偽弘光帝

羣忠備遺

白門語錄

秦林雜俎仁集

明 鹽官談遷撰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來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厄。設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聞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歸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亡於派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屏。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上手拆閱。訖倉皇遽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更

郎官翰林官何不與生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按侍班閣部等
夫體例不坐而鴻臚所說本于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
未得命耳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
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做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課庶吉士東宮日講
官劉理頌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東宮沉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平字可
玩因視兩講官而笑講官亦笑賜茶退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
督城守未報。

己巳開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夜攻阜成門

平則

并廣寧門

彰義

西便

門滿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內向人不知也丁夜後砲愈亟賊環攻有旨城堵尚
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丙午巳刻賊入阜成西便
三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正華門或傳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內

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答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

前門

正陽

開遂沿前門

弘商

至則被夫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巳刻

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內臣被禍尤慘。李自成射承天門題榜。天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購車駕。

戊申午前。內傳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彙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赦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己至酉共報七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號錄職名籍貫履歷寓舍僮婢長班錄訛。皆驅對廳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擊以輿扛。己酉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千得輶棺殯之。先帝不幸時。首露網。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先后長椅昇出。先后衣笄甚肅。鼻微傷。其裳紉結。越三日賊出梓宮。丹漆一黝漆。改殯焉。先帝冲天冠龍袍玉帶漆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定王騎騾來臨不敢哭而去。次東宮亦騾至。青衣褻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衣毀被執。至李友處。友據丘字衡衡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兇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印其面。

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薄暮。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朝見。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褶黃面。開見蘭友如其言。餘仿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褶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高鋪。偽將劉宗顯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五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天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誦鄉貫。諭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圍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杌坐。授注官面西向。宋企郊亦杌坐如前。唱選預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勦威。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熾。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完日釋之。李加果。葛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

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太祖高皇帝追四十三金。又銀杯二。又徵之。不應曰。寧死我也。□□□王都等杖斃。黨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來謁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感額不答。中書科舍人吳橋沈□□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頭狂潦倒。屢受鞭。不之撓。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逼京師。戊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父書不啓。斬從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脅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字大具寵任在劉宗敏李

友等下。據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

三十騎。至天津西口。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喜甚。若麒疏薦

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東宮乘驛。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淚下。手

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殿下。揮止之。

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

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勅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

拆去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契。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藉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好人挑掣。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盡。非我福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驄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即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執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襄首。自成令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為上策。自成曰。然。即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敏。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

願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勅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至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懼大潰追殺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

上條李肖宇口述亦待宴其所部萬三千人纔還騎十七庖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蹈藉漏刃逃生言之猶

為魂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偽銜封署並滌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銜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棘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厲聲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

李友

甲申果登極。殊草草。我 太廟主早燬。從此壞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城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李友家有口部主事

口口自經吳橋之

疑有脫誤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商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不夾。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後。通款招高弘商。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商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內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翌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硯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硯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硯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及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

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逡巡未決。俄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馬服手菜筐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桐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遷上硃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攝漕舟。暫還留都。明日筮京師。得泰之九三。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筮留都。得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攜印往。俾呂侍郎署部。掌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速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吏手札。立傳示諸公。還寓總憲署中。獲目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葺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神宗皇帝之第一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尋又札云。雒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闔。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跪泣答之。角

巾衣葛坐榻上。枕食俱缺。蚊蟻不與。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於酒色。礙於眾。遲疑不敢堅執。實為社稷。渾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潞王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汝璈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筆。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遷聞王謁陵。出朝陽門外。萬眾伏候。見王乘輦。角巾半汙。舊手搖白竹扇。有隴畝風。竊心幸之。不謂淫佚敗度。為懷慙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真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謹諱之者。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筆予食有福隱寓。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守備太監韓贊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郤。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先帝嘗密勅此兩人相傳內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內臣預之。何以充史乘乎。又勲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庚寅。以武英殿所奉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二后御容。內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退。

歷數

前聞記。高皇帝嘗命劉伯溫卜歷數。曰。遇順則止。高皇帝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軍八亦足矣。今季賊偽大順。而清曰順治。不其應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整武英殿榜。得一萬曆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鐃鉦有聲。初欲移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